

纯洁的地方

陈丽 著



纯洁的地方



纯洁的地方

陈丽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纯洁的地方

陈丽著

张培础插图

陈新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河南省商丘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4.25 字数62,000

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7,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4079 定价: (四)0.29元

内 容 提 要

丹丹因为妈妈在“文化革命”中受迫害而和妈妈一起去农村。在农村，她们母女与纯朴而善良的果农建立了深厚的友情。后来，妈妈不幸去世，爸爸把她接到城里读书。无意中，她发现她们母女的不幸是由于爸爸造成的，这使她的心灵受到很大创伤；最后，她在自己从小长大的农村找到了纯洁的地方，也看到了理想。

本书获“儿童文学园丁奖”的1981年优秀作品奖。

目 录

一	墓前	1
二	别离	9
三	新的家	19
四	板凳上的风波	29
五	“探索一号”	43
六	心愿	52
七	带绿叶的苹果	62
八	礼物	71
九	爱和恨	78
十	姚娜的心	85
十一	小灰兔的命运	94
十二	朋友	102
十三	加里福尼亚的来信	109
十四	展翅欲飞	117
十五	丹丹的梦	125

一 墓 前

雪花飘舞着，轻轻地落到小草上，落到树枝上，把黄河故道的沙原，染成了白茫茫的一片。远远地，迎着风雪，飞来了一只翠鸟。它抖动着翅膀，愈飞愈快，多么轻盈，多么快乐。它是来寻找春天？还是误把雪花当成了梨花？近了，近了，哪儿是一只翠鸟，原来是一个包着绿头巾的小姑娘。

“啊，刚刚睡醒的小草哪儿去了？刚刚发绿的果枝哪儿去了？”小姑娘停下来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向四周寻找着。

一棵棵小草，被风雪刮倒了。她蹲下来，拂去积雪，扒开沙土。在枯黄的草叶中间，一根根草茎，露出了毛茸茸绿茵茵的尖尖。春天来了！春天来了！她想起了妈妈的话：“春天一到，一切都会好的。”就小心翼翼地拔下一棵小草，举在手里，向果园飞跑。

果园里有梨树，葡萄架，更多的还数一种矮干苹果树。柔韧的枝条，周身裹上了一层冰琉璃，象一柄

柄长剑，在风雪中舞动着。一朵朵冰凌花，在枝头开放着。小姑娘伸出通红的手，抚摸着树枝，把冻得发青的鼻子尖凑近了它。她好象闻到了春天的气息；她好象看到了，在冰雪的下面，有一股绿色的汁液在果枝里流动着。

“妈妈！妈妈！小草绿了，树枝也快绿了，春天来了！”小姑娘在苹果树间奔跑着，欢叫着。

果园里静悄悄的，只有风儿在吹，雪花在飘。咦，妈妈哪儿去了？她不是一早就来这儿了？瞧，地上还有一根光溜溜的枣木棍。那是妈妈用来敲冰凌的，她说把树枝上的冰凌敲掉，树皮就不会受伤。

“妈妈——”小姑娘拾起枣木棍，一边敲打着冰凌，一边呼唤着。

突然，她听见一声叹息。不远，在一棵又矮又壮的苹果树下，蹲着一个瘦老头儿和一个长辫子姑娘。那不是兴旺姥爷^①和香菊阿姨吗？他们一定是来帮妈妈敲冰凌的，不会错！

“快看哟！小草绿了，春天……”小姑娘快乐地飞过去。

“丹丹！轻声点儿，轻声点儿。”瘦老头儿站起来，把一张信纸叠好，揣进怀里。满是皱纹的脸上，

^① 姥爷，外公。

两道雪白的眉毛拧成了疙瘩。

在香菊阿姨的臂弯里，妈妈一动不动地躺着，脸象雪一样白。

“姥爷！妈妈怎么了？”丹丹举着小草的手，停在半空中。她，一下子愣住了。

“你妈又犯病了！我去村里找块床板，送她去卫生院。”姥爷把丹丹往妈妈跟前轻轻一推，急匆匆地奔出了果园。

“妈妈——”丹丹把小草伸到妈妈面前，可是妈妈好象什么也没看见，眼珠一动也不动。丹丹把脸贴到妈妈的脸上，贴到妈妈的额头上，一阵刺骨的凉意，象针锥似地一直透到心里。她又把手伸到妈妈的胸口，那儿，在厚厚的棉背心底下，依然是冰凉冰凉的。

“快暖暖！”丹丹摘下绿头巾，脱下棉外套，盖到妈妈的身上，又用自己的小身子为她挡住风雪。香菊阿姨把妈妈往胸前搂了搂，扭过脸去，肩膀一抽一抽地，忍不住啜泣了起来。

丹丹奇怪地瞅了香菊阿姨一眼：哭啥？春天一到，妈妈的病就好了，一切都会好的。

雪花愈飘愈多，风也愈来愈大。大片大片的雪花，无情地落到妈妈的脸上。在她那长长的睫毛上，

一片一片的雪花掬起来，慢慢地凝成了一颗颗冰珠，晶亮晶亮的，好象从额头上滚下来的汗珠。丹丹伸手为妈妈拂去冰珠，在妈妈耳边絮絮地报告着春天的信息。她快乐地想着，等妈妈病好了，等苹果树开花结果了，妈妈就可以带她去省城，把用十几年心血写成的经验，亲自送到果树研究所去。要不了很久，沙原上就会出现许许多多这样的果园。妈妈盼着这个春天，盼了多少年啊！

“沙沙沙，沙沙沙——”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打断了丹丹的遐想。抬头一看，姥爷和两个大叔抬着一块床板来了，上面铺着厚厚的蓝布撒花被子，两头还绑着两根长长的毛竹竿。丹丹帮着香菊阿姨，把妈妈抱到床板上。姥爷和两个大叔，把毛竹竿往肩上一扛，抬起来就走了。丹丹见毛竹竿的一头空着，就跑上去，踮起脚，伸出细细的胳膊，托了起来。

“可别——”姥爷伸手猛的一下把她推开了。

“我要抬妈妈！”丹丹又跑上去，托起了毛竹竿。

“傻妞，人死了，才能四个人抬……”姥爷又凶又狠地拉开了她。丹丹噘着嘴，赌气地望着姥爷；只见两串泪珠，从姥爷那深深的眼窝里滚了出来。

沿着弯弯曲曲的沙原小路，他们来到了沙村公社的卫生院。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大夫，摸摸妈妈的

脉，又听了听心脏，低下了头，摇了两下，惋惜地说：

“就是有心脏起搏器，恐怕也晚了。”

“大夫！给治治，一定得给治治。”姥爷颤颤抖抖地伸出暴满青筋的手，摇着老大夫的胳膊。

“你得救活她。她是丹云，她是丹云，是我们的园艺家呀！”香菊阿姨泪流满面地央求着。

老大夫又给丹云作了一番仔细检查，最后垂下了手臂，默默地看着她的脸，难过地摇了摇头。

“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一大早她还在敲冰凌，怎么会……”姥爷从怀里把那张信纸掏出来，递到大夫面前，“你看看，我从公社给她捎去，她看了，可高兴了，怎么会……”

老大夫展开信纸，丹丹和香菊阿姨忙凑过去，上面写着几行毛笔字：

丹云同志：

你的特嫌问题已予彻底否定，不日将恢复工作。十几年来，你蒙受不白之冤，仍奋战在沙原上，可敬可佩！

省果树研究所

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

老大夫激动地挥动着信纸，连声音也颤抖了：

“晚了！晚了！丹云同志有心脏病，我早就给她看过。今天，看来她是在极度兴奋后心肌梗死，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。太可惜！太可惜了！”

“是这信害了她？我为啥要把它捎到果园里，我这个老不死的！”姥爷捶着头、顿着脚，满面老泪纵横。

“妈妈——”丹丹好象刚从一场恶梦中惊醒过来，扑到妈妈身上，撕心裂肺地痛哭起来。

丹丹一哭，姥爷倒清醒过来了。他心疼地把她拉开，用沾满泪水的手替她擦去眼泪，劝慰着她：

“妞娃，好了，好了，你妈不喜欢……不喜欢听哭声。她看了信，笑得多快活……”

“妈妈——”丹丹从姥爷的怀里挣脱开来，又扑到妈妈的身上。一直捏在她手心里的那棵绿色小草，掉到了妈妈的脸上。丹丹屏住气，泪水象断了线的珠子，扑簌簌滚到小草上，滚到妈妈的脸上……

第二天，风停了，雪消了，太阳出来了。凝结在树枝上的冰凌花融化了，一滴一滴地落进沙土里，好象在为死去的丹云流泪。

按照丹云的心愿，乡亲们把她的骨灰埋在那棵又矮又壮的苹果树下——那是她在沙原上第一次试种成功的新品种。后来，一棵又一棵的矮干苹果树，



才在这儿扎下根，生长起来。让她的灵魂，留在果园里吧！让她日日夜夜伴着心爱的果树，看着它们长大，听着它们的枝叶在风中絮絮地低语吧……

丹丹站在妈妈的墓前，看着小草返青了，树枝发绿了。春天，迈着轻快的脚步，来到了果园。可是，妈妈看不到了，她远去了。

“春天一到，一切都会好的！”妈妈生前最爱说的一句话，伴随着春风，又一次在她耳旁响了起来。真的会这样吗？在这个小沙村，失去了妈妈这唯一的亲人，以后还怎么生活下去？是靠兴旺姥爷养活自己继续读初中呢，还是到果园里来干活呢？要是他是自己的亲姥爷，香菊阿姨是妈妈的亲妹妹，该有多好啊！

丹丹望着茫茫的沙原，望着无云的蓝天，从心底发出了一声呼喊，一声询问：

“春天啊，你为什么不早些到来呢？”

二 别 离

清明节悄悄地来到了。乡亲们常说，这是鬼节。这一天，常常是天空飘着愁云，大地上蒸腾着白蒙蒙的雾气。大娘大婶大嫂子们，蒸好新馍，备上炒菜，扛着柳条篮子去沙岗上坟，给死去的亲人添抔新土，插一丛柳枝。这样的习俗，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，持续了几千年，有谁知道，还会延续多久呢？

一大早，上学以前，丹丹也扛上一只小三春柳篮子，走出了村。两根短辫子，一前一后地晃动着，辫梢上新缀的白绒花，象两只白蝴蝶似的飞了起来。她钻进了果园，仿佛怕惊醒了妈妈，把脚步放得很轻很轻，来到那棵矮小、粗壮的苹果树旁。她揭掉盖在篮子上的毛巾，端出一盘色泽鲜艳的泡菜，拿出两个焦黄的玉米面饼子。这些都是妈妈生前最爱吃的。她学着大婶们的样儿，把盘子放到树下，低下头，默默地念叨了一会儿。

奇怪，小苹果树周围又添上了新土，冬天落下的

枯枝败叶都清扫净了。一丛丛鹅黄色的柳枝，一簇簇粉红的桃花、洁白的杏花，绕着小树插了一圈。这是谁干的呢？香菊阿姨给姥娘上坟去了；姥爷呢，天不明就去公社了，说是有什么要紧事儿。除了他们，难道还有别人来给妈妈上坟？

透过苹果树柔嫩的枝条，丹丹朝沙原上望去。那儿，有好多和她一般大的少年人，正在挖坑栽树哩！他们都是沙村中学的同学。这些花儿和柳枝，一定是他们插的。一股热流，在丹丹的心里奔涌着：这么多的人，都象自己一样，想念着妈妈，想念着她亲手栽的小树。她要去谢谢他们，和他们一起在沙原上栽上更多的苹果树。她飞快地收拾起菜盘，扛上小篮子，向那响起欢歌笑语的地方跑去。

“丹丹！丹丹！”

“噢——”丹丹一听是姥爷在喊，忙收住脚步，转过身来。

怪哟，姥爷今儿没有背锹，也没有扛树苗，空着两只手来到果园里。他不是去公社了么？怎么这样快又回来了？在他的身旁，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人，高高的个子，红扑扑的胖脸，穿一身银灰色的衣服，手里还拿着一束塑料花。他也是来上坟的？是谁家的亲戚？

“过来，丹丹，这是你爹！”姥爷的白眉毛一颤一颤的。眯着眼睛在笑；可嘴角往下弯着，又好象要哭。

“丹丹！爸爸——爸爸来接你了！”长着胖脸的人走近了，伸出厚厚的巴掌，想抚摸丹丹一下。可她象一头受惊的小鹿，往旁边一闪，跳开了。

噢，丹丹一下子想起来了。妈妈去世以后，她第一次收到一封信，是从省果树研究所寄来的。信上称自己“丹儿”，下面署的竟然是“爸爸”两个字。爸爸是谁？谁是爸爸？她不满一岁就跟着妈妈从省城来到沙原，从来就没见到过爸爸。真的，连在睡梦里也没有碰见过。记得还是七岁那年，去村小报名的时候，一个外来的男老师问她：“你妈妈叫啥名字？你爸爸叫啥名字？”丹丹才第一次想到，为什么自己没有爸爸。她问妈妈，妈妈忽闪忽闪长长的睫毛，把脸扭到一边，严肃地告诉她：

“你有过一个爸爸，叫李有义。后来，你跟妈妈姓了，永远也没有爸爸了。”

从那一天起，丹丹再也不去问妈妈了。“爸爸”这两个字，既然会让妈妈那么难过，那就永远别去想它们吧！现在，站在她面前的陌生人，难道就叫李有义？难道就是她的爸爸？丹丹低下头，望着手里的